

今古奇聞

今古奇聞

全書一冊 買價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陸宗植

印行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南京北平開封

外埠分店 廣州漢口重慶廣益書局

長沙南昌成都

發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通俗
說部
叢書

序

稗史之行於天下者。不知幾何矣。或作離奇詭譎。或爲艷麗淫邪之說。其事未必盡真。其言未必盡雅。方展卷時。非不驚魂眩魄。然人心入於正難。入於邪易。雖其中亦有一二規戒語言。正如長卿作賦。勸百而諷一。德所及。每使少年英俊之才。非慕其豪放。卽迷於艷情。人心風俗之壞。未必不由於此。可勝歎說。至如用因果報應諸書。亦足以勸人爲善。其如忠言逆耳。人所厭聞。不罵釋老之異教。卽以爲經生之常談。讀未數行。捲而棄之。又何益歟。實昔手藉書畫糊口。浮海游日本國。搜羅古書中。偶得今古奇聞新編若干卷。暇日手披目覽。其間可驚可喜。可敬可慕之事。千態萬狀。如蛇龍變化。不可測識。能使悲者痛哭流淚。喜者眉飛色舞。無一迂拘塵腐爛調。且虛密及及等節義之路。既可醒世警人。又可以懲惡勸善。嬉笑怒罵。皆屬文章。而因果報應之理。亦隱於驚魂眩魄之中。使閱者一新耳目。置諸案頭。爲座右銘。於人心風俗多端。不無有補焉。故不惜所得筆資。急付梓人。出書以公同好。惟望諸君子曲諒。慎勿以稗史小說而忽之也。

昔孝子感異夢
獲親骸 知非也



曾公子仗義救人
終遇救 知非作



張貞婦含冤動公憤
聖作



吳保嬰酬知己
忘家知非作



今古奇聞目次

卷一	曹孝子感異夢獲親骸	一一
卷二	唐淑女聘妹爲姑續宗祀	一〇
卷三	窮秀才歲暮解囊積陰德	一七
卷四	封氏女失節活全家	二六
卷五	李福達終難逃國法	三五
卷六	能吏爲民招假婿成眞	四二
卷七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五三
卷八	陳多壽生死夫妻	六三
卷九	曾公子仗義救人終遇救	七四
卷十	林蕊香行權計全節	八七
卷十一	張貞婦含冤激動公憤	八九
卷十二	康友仁輕財重義得科名	九九
卷十三	梅嶼恨蹟	一〇七
卷十四	謀葬地欺心上干天怒	一一二
卷十五	士無行貪財甘居下賤	一二〇
卷十六	許武善能孝友於兄弟	一二九
卷十七	吳保安酬知己忘家	一三五

今古奇聞 目次

二

卷十八	脫網羅險遭醫師屠割	一四二
卷十九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一四九
卷二十	劉小官雌雄兄弟	一五七
卷二十一	胡君寵忘恩負義遭陰譴	一六八
卷二十二	劉孀妹得良遇奇緣	一七九

今古奇聞

卷一 曹孝子感異夢獲親骸

第一回 純孝由來出性天 三牲五鼎總徒然 天涯走遍尋遺骨 留得芳名萬古傳

孟子有言。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最是人生樂事。設不幸而父南子北。兄弟東西。生離猶如死別。豈非人生極苦之事。然或遭世亂。或爲飢驅。好好一堂。聚處的骨肉。弄得一在天涯。一在地角。不能形影相隨。死不能魂魄相依者。比比而有。世人每說人之生離死別。皆由天數註定。非人力所可挽回。不知數雖註定。挽回之力。全在乎人。果其仁孝之念。發於至性。至情。一當骨肉分離。生必尋其踪。死必求其骨。極艱難困頓之時。而此心不爲少挫。則鬼神必爲之呵護。天地必爲之周全。畢竟報其苦心。完其骨肉。而後已。古語云。孝可格天。蓋有明明可驗者。古來如孟宗哭竹。王祥臥冰。俱是孝感動天的故事。我要說孝子萬里尋親遺骨。且先說尋兄弟的事。作一引子。與看官聽話。說前朝崇禎末年。常州江陰縣。有一舊家子弟。姓徐名爾正。父親已故。母親陳氏。領着幼弟一人。年纔十歲。學名爾嘉。爾正從幼讀書。專習舉業。年踰二十。曾經娶妻。其如運命不通。未能入學。平日事母極孝。撫養幼弟。尤加愛惜。家道雖非富足。尚可度日。奈其時正值明季鼎革時候。天下荒亂。百姓流離受苦。江陰一縣。屢被兵火。城中安身不得。合家人口。避往城西數十里外。青山墟上居住。漸漸家計蕭條。用度日缺。要曉得當此世界。留得一室性命。便是僥倖的了。那時節大兵南下。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掃除餘寇。兵馬塞途。鄉村僻處。緊紛紛而來。雖軍令嚴肅。難免地方騷擾。以故兵馬所至。人人關門閉戶。不敢窺探。一日有一騎馬軍士。在青山墟上經過。下馬少息。將馬繫在一棵大楊樹上。適當爾正門首。其時爾正不在家。爾嘉却好走出門來。見有一匹馬。繫在樹上。小孩子頑耍心重。他心中大喜。借著傍邊石澆熱脚。小孩子身輕一扒。就扒在那馬背上。恰好軍士到來。見一孩子騎在馬上。他便將韁繩解脫。牽了就走。

爾嘉正在要馬行動。見他牽了走。以爲得計。並不呼喝一聲。那人將馬牽遠。即便登身上馬。把爾嘉用手挾定。加上幾鞭。竟一溜烟不知去向。了。再表陳氏要叫兒子讀書。屋裏不見。走出門外來尋。左右觀望。見一相熟鄰人走來。便問道。你家見我小官人麼。其人道。我正要問。方才見一騎馬人。挾一孩子。飛馬而走。馬背上抱的孩子。到像你家小官模樣。未知如何。被他挾去。陳氏大驚。忙尋爾正來。告知失去兄弟。爾正忙從去路。飛步趕去。趕到十餘里路。天色已晚。杳無影響。只得回來。母子相對悲泣。算計明日再去城中打聽。過了一夜。絕早抽身。到城中探聽消息。有人說大營兵馬。今早五鼓起行。所掠人口。俱已帶去。爾正聽了。便知兄弟去路已遠。猶如落在井裏一般。含淚回家。告母知道。陳氏此時。心如刀割。整整哭了一夜。越思越痛。日夕悲淚不止。漸漸兩目失明。爾正一發愁悶。欲到道路尋訪。又念家無隔宿之糧。老母何人看顧。適近處有一開油店的。覓一僱工人。爾正欲圖工食養娘。便僱與他家。日間幫他做生意。夜間溫理舊業。讀書。往往達旦。其年值適考期。爾正辭別店主。欲去赴考。主人笑而許之。那知縣府試後。宗師按臨。高高進了一名秀才。報到家中。陳氏也自歡悅。店主且駭且喜。也肯略爲資助。把入學事情。料理過去。明年有人請他處館。束修頗厚。處了幾年。館家中漸有蓄積。一日告陳氏道。家中用度。一二年可以不缺。兒今日可以出門。尋弟子。但須遠處。遍訪回來。日子遲早。難定。母親須要寬心等候。其母道。兒此去尋得見。便是天從人願了。一面囑付妻子。善事婆婆。自己帶些盤費。徒走而行。孝子爾正。料滿洲兵。鎮守北路者多。遂渡江過淮。往山東山西。北直一路尋去。逢人便問。偏貼招子。曉行夜宿。走過幾個分省。歷過萬里程途。杳無踪跡。只得復往南來。以圖一遇。今且慢表。且說爾嘉當日。被人挾在馬上。飛走。嚇得如醉如呆。一到營中。將他放下。小孩子離了家鄉。滿眼生人。便大哭起來。那人見他哭個不住。拔出刀來。嚇他殺小孩子。怕殺他。就不敢啼哭了。過了幾日。派在某都司標下服役。每日廚下燒火。堂中掃地。其後年紀漸漸長大。放馬砍柴。一應下賤勾當。無一不使喚。他了幾次。欲要逃歸。又聞逃走的。捉轉來要問重罪。所以一步不敢走。動其時。爾正道。到金陵。偶在城下走過。背後猛然有人叫哥哥之聲。聲音頗熟。回轉頭來。見一砍柴漢子在後。趕來扯住。爾正手道。哥哥。哥哥。那裏來。想得弟兄好苦也。爾正道。你是爾嘉弟兄麼。

尋得我好苦。今日方得見面。爲何如此模樣。道罷相抱而哭。問一向住在那裏。爾嘉道在某都司標下。主人拘管甚嚴。寸步難移。爾正道既然如此。我且同你去見主人。看官要曉得。爾嘉失去時年纔十一。今隔十餘年。已成長大漢子。又且面目驚黑。形像多改了。爾正他那裏認得出來。爾正年紀雖多了。十年形容又未改變。故爾嘉尙能認得。當日若非爾嘉叫應。竟要當面錯過了。當時兄弟二人同來到都司衙門。爾嘉先進內稟道。小人有一哥哥相尋到此。來叩見老爺。都司便喚爾正進見。因是兄弟主人不免叩下頭去。都司便問你做甚麼的。答道是江陰縣秀才都司道。既是秀才。是念書人了。你尋兄弟怎麼。爾正道兄弟出外多年。老母家中日夜懸望。哭泣不已。至於雙目失明。故不憚遠來尋取。欲求老爺發一點慈心。放兄弟回去見母親。一面此恩此德。沒世不忘。都司道放你回去不難。但要身價銀五十兩。如無銀子。休想回去。爾正再四懇求。都司只是不允。只得稟道。老爺必要身價。此時却未曾帶來。待我回家湊足銀兩。交上。然後領歸。不知肯麼。都司道這却使得。爾正辭了主人。當即別了兄弟。星夜趕到家中。稟知母親。無奈只得向親友告貸。親友重其孝友。各相資助。湊足了五十之數。趕到金陵。交還身價。纔得兄弟同歸。他一到家中。爾嘉跪在膝前。叫母不絕。陳氏喜得涕淚交流。抱住兒子。如獲至寶。自頂至足。處處摸了一遍。寫得曲折如畫。忽問道。吾兒你的面孔。怎麼大異往日。爾嘉道娘看得見我麼。陳氏看見爾正。亦忙上前道。娘還看見我的麼。答道也看得見。兩人大喜。俱向天叩頭。道蒙上天鑒念。我母雙目復明。合家喜個不了。斯時親戚鄰里。聞爾嘉歸家。俱來道喜。又知其母雙目復明。益發稱賀不已。俱嘆道。此皆爾正孝友所感。可見天心佑善不爽。其後徐氏子孫讀書孝友。門弟日盛。至今爲江陰望族。法昭祖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小事。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兄弟。此偈發人手足之愛。今看了徐爾正尋弟這段故事。就是鐵石人也該感化了。更有孝子尋親骨殖一事。其事愈難。且情愈苦。而天之所以報答孝子者。其迹愈奇。待在下細細說來。下回便曉。

第二回 同胞骨肉本相親 何事分張等路人 萬里相尋全至性 子孫榮感合家春
謀生無計。遠鄉閭。妻也睽違。子也睽違。山川迢遞。病支離。生不能歸。死不能歸。思親孝子。淚沾衣。朝也含悲。暮

也含悲艱危歷盡父骸回王也維持人也維持

右調一剪梅

話說明季末年吳門有一孝子姓黃名向堅字端木其父字含美爲雲南大姚令時天下大亂干戈四起據地土稱王者紛紛不一滇南一路幾成荆棘含美義不從逆埋名隱姓遁迹民間孝子徒步萬里歷盡艱苦尋其二親以歸聞者爭相敬慕或作傳記或爲詩歌甚至演爲傳奇至今優人演唱雖婦人孺子莫不痛哭一回欣喜一回盡知黃孝子之名其時有一名士計甫草執贄孝子門下有人道孝子無文采你何故師事之甫草道吾師其行非師其文也天下的人有能隻身徒步萬里蠻瘴之鄉虎豹虺蛇盜賊也不怕風波險阻也不懼饑寒疾病也不恤奉其二親以歸者乎天地鬼神且敬子吾何敢不敬且世之拜人爲師者大抵通聲氣樹黨援不問其人之實行何如依草附木以出門下爲榮不恥已非而轉疑孝子爲不足師乎（至論快論）人皆服其高論可見人莫重於實行而實行尤莫重於孝後百餘年而有岷山曹孝子事孝子名起鳳字士元原籍徽州父名字文母李氏于文以貨殖爲業後來遷居岷山縣家道漸消用度覺得艱難了俗語說坐吃山空子文本係經營人焉肯束手坐困因思出外做些生意以爲一家活計聞得鹽料多出四川地方販賣者每獲厚利所以決計欲往四川兒子年幼托弟子斌照管門戶又向妻子叮囑一番約定歸期多則三年少則二年帶些資本子身獨往常言道鑽天洞庭遍地徽故徽州人作客最多出門不憂無伴的卽家中妻小亦以遠行爲常俱絕不阻留那知子文出門之後不知不覺過了數載音問杳然家中不免着急求訊問卜幾無虛日凡有在四川作客回家皆去打聽消息或言在某處曾會過一面的或言從未會見的捕風捉影總無的確的信家中用度一日窘一日再遲下去漸漸有絕糧之厄了因此懸望益切一日聽見有一微客新從四川歸來李氏命叔子斌急往探信那客道聞令兄在幾年前已經病故同鄉客人盡皆知道只因相去路途尚遠故未曉得死的月日死的地方死信則是確的斌疾忙回家報知嫂姪合家大哭掛孝招魂其時士元年纔十六對母哭道父親已經身死骸骨不知拋落何處孩兒欲要親到四川尋取父骨回望我母許兒出門（至情過人）李氏哭道這裏到四川有五六千里路你紀年尚小又無行李盤費怎生去得士元見母下允

自忖道：父卽不得生還，難道骸骨也不能歸麼？但家中實無餘積，盤費一無所措，如何去得？想到此處，淚如泉湧，呼天叫地，大哭不止。一日忽有一故人到士元家來，其人姓潘名甸村，原籍徽州，住居蘇郡，與子文莫逆之交，常相往來。士元亦曾見過幾次，聞子文身故，特來弔問。子斌陪坐堂中，士元出來叩謝。甸村見了，嗟嘆不已。士元跪在地下，只是哭泣。甸村問道：如今你家作何算計？子斌道：吾的姪兒思欲趕到川中尋父遺骨，一則憐他年小，未可出遠；二來家中用度已極艱難，那有盤費出門？所以在來朝夕啼哭。甸村道：少年有此孝思，却也難得。若論盤費，吾與令兄平日情同骨肉，亦不忍聽其骸骨不返。如若要往，願百金相助。如此仗義之人，亦難得。但令姪兒年小，程途萬里，孤身獨去，却不放心。子斌道：旬兄有此義舉，這是吾家生死感戴的。吾姪年小，弟願代他前去尋取骨殖回來。甸村道：兄代去最好的了。吾卽送銀到來，說罷起身別去。斯時士元感激李氏，心下稍寬，不上兩日，甸村果送盤費百兩過來。子斌卽收拾起行。母子諄諄致囑，尋見遺骨，速卽歸來。子斌諾諾而去。自子斌去後，將及一載，母子眼巴巴，無日不望。那知子斌初到川中，只道一問，便有下落。及至東尋西訪，毫無影迹，擔擱二年，看看行囊將盡，留此無益，只得獨自回家。連着在路日子，准三年。士元見叔父回來，依舊尋不着父親骸骨，益發傷心，大哭向母親道：兒此番生生死死，總要尋着父親，卽盤費全無，求吃前去也顧不得。（真孝子）李氏與子斌再四勸慰，阻留士元去志益堅。其時甸村聞子斌歸家，正來問信。士元出見，哭訴道：前承老伯厚贈，徒負勝德。姪今親往尋訪，就令走過天涯，沿途乞丐，亦所甘心。萬望伯父看先人之面，照顧家中老母一二，說罷跪下痛哭。甸村一見慘然，卽忙扶起道：你有如此孝心，吾也不好阻擋。想上天亦一定憐你的。如無盤費，吾再助你五十兩便了。甸村一到家中，便送銀過來。（今人做高興事，則肯幫助。若甸村之資助孝子，至再至三，此種人從何處得來？）士元留下三十兩，作家中用度。自己帶了二十兩，作路上盤費。臨行時，母子痛哭一場。士元自料此去路程難定，歸期未卜，盤費前後不敷，總要往外打算，多留些家中，好待母親過活。且說士元別了母親叔父，一逕起身，初尚搭船，行了數日，漸出江南疆界，心中想道：吾日坐船中，怎能得見父骨？須在陸路尋訪，或者問得出來，遂卽別船家徒步而行。又思我只一張嘴，那裏

能逢人便問，因而買一尺方的黃布，將父親年貌履歷，自己尋取骨殖，求人指示的意思，備細寫明，負在背上，以便訪問。果有路上看見的人，皆來相問，有的道是哀憐，假作孝子騙人的，有的道，看他容顏衰戚，實從心上發出，是個真孝子。旁人談論紛紛不一，又有人指點他道：「某處地方，徽州人作客最多，你應某處去訪問。」士元聽了，不論遠近，便去探訪。或日行數十里，或日行百餘里，遇不着宿頭，就在古廟中過夜，走了半年有餘，纔至四川成都。此處却因子試來尋訪過一番，士元一到，便有同鄉人告訴他道：「前日令叔到此尋訪二年了，杳無影蹤，看來令尊遺骨不在此處。」况四川一省，地有數千里之遠，還宜別處尋。士元便離了成都，向東尋去，一直至滇南境上，並無蹤跡，轉轉身來，又往金川一路尋覓。其處皆高山峻嶺，行走的路，益發險絕，人烟絕少。一日行至黃昏時候，茫無宿處，路旁見一石洞，鑽身入去，宿了一宵。天明看時，只見滿地毛骨血痕點點，起身便走，走過數里，纔見人家。居人見他來得早，便問客人昨夜曾在何處。士元告他宿處，人皆吐舌道：「這是老虎洞，如何宿在裏頭？」有的道：「此位客人想是銅皮鐵臂的老虎，不要吃他。」有的道：「你看他背上所背的榜，是個尋親孝子，所以老虎不敢害他性命。」又一日，貪走失路，尋不着宿店，遇一破寺，推門進去，見殿上十數個長大漢子，坐在裏頭飲酒，兩傍排列刀仗。一見士元，便大喝道：「你是何人，敢來探窺？」士元戰兢兢答道：「是求宿的。」有人看見他背上有字，仔細認便對衆人道：「這人却是個孝子，不要害他了。」又道：「想你沒吃夜膳，便與飯吃，教他宿在廊下。」初更時候，只見衆人俱執刀仗而去。五鼓纔回，又有人叫他道：「天色將明，你該去了。」此處是小路，往南數里，方是大路。士元如言而行，果是大路。又嘗於深山僻處，見一婦人，通體精赤，髮長數尺，散披肩上，向士元看了一回，走入深林中去了。問之居人，居人道：「此是山魅，見孤身客人，便要獻去，求合能致人死，想他是箇孝子，故不來相犯。」觀此書而不動孝思者，強盜老虎山魅，不如甚矣！所遇奇奇怪怪，可駭可怕之事，如此者甚多，不能殫述。士元一心尋骨，全無一些懼却，又行數日，有人道：「再走去，不是中國界了。」士元只得回來，復到成都，未識其父骸骨，究竟尋得着否？且聽下回分解。

爲人只患心不堅。若是心堅石也穿。試看尋親曹孝子。到頭畢竟裏屍旋。

話說士元走過程途已逾萬里。盤纏欠缺。路上飢餓。不過求乞度日。是日重到成都。有向日會過同鄉的都來慰問。士元備訴苦情。各人斂錢相助。有勸他回家去的。又有的說。此處關聖廟。最是靈驗。該去求討了一籤。以卜行止。士元隨到廟中。跪在神座下。禱告一番。求得一籤。利在南行。遂辭別衆客。望南尋去。那知纔過陳倉古道。錯了路頭。一直走到荒絕去處。行了數日。不見一屋。虧得身邊帶些乾糧。聊以充飢。又走了數日。連乾糧也都吃盡了。倘此時士元再行數十里。便達漢陽。無如時值隆冬。又降下一天大雪。路上積有一尺餘厚。寸步難行。見一土穴。只得暫避其中。還望雪住再行。那知風雪越大了。本是飢餓困乏的人。在土穴中。足足又凍餓了兩晝夜。弄得淹淹待盡。有一氣了。看官你想地本偏僻。少人往來的所在。又值此大風雪。便走有道。那得有人來搭救他。就是一百箇要死五十雙了。豈知天憐孝子。必不忍令其命絕於此。故當萬死一生之際。自然走出個人來。保全他性命。話說其時有兩個好善人。一姓項名瑋章。一個姓許名遇文。皆休甯縣人。同在漢陽作客。偶被雪阻。攔在朋友家中。因有緊急事。冒雪而歸。走至中途。見許多寒鴉。對着土穴哀叫。又飛到二人前。吱吱喳喳。噪了一回。回身又對了土穴。哀鳴不已。是有求救意思。(天也)二人心疑。便走到穴口一望。只見有人凍死在內。走進細看。見有尋父榜文。負在背上。秀章道。是個孝子。吾們須要救他。遇文把手摸他鼻下。氣尚未絕。向着秀章道。看來尙是有救。但如此荒僻地面。却從何處去尋熱湯來灌他。才好。秀章道。離此里許。就有人家。我去取來。不多時。便攜了一壺熱薑湯。在雪地上走一步。滑一步。忙忙趕到。灌下幾口。手脚運動。眼也微微的開了。又灌了幾口。便有聲息。說得一半句話來了。兩人便大喜。且扶他坐起。再與他姜湯吃。看他神氣漸復。便問道。你可勉強行得幾步。壓士元點頭。兩人便左右扶持。一步一步。慢慢挨到家中。又將湯米與他吃。即忙鋪好被褥。把他安睡。士元窩在裏頭。將息一夜。精神漸覺強健。一早起身。便向二人跪謝。二人扶起。細問行蹤。益相敬服。須臾擺上早飯。兩人以肉相勸。士元謝道。吾曾有誓。不見父骨。終不食肉。二人見其出於真心。也不勉強。他士元是夜。睡在床上。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三更以後。剛剛睡去。夢之一處平原曠。

野滿目蕭條。路旁有白楊數株。悲風蕭瑟。只見父親坐在樹下。士元一見。忙即趨至父前跪下。抱住其父道。你來了麼。我有十二個字。念與你聽。月邊古蕉中。鹿兩壬申。可食肉。你須記著。說罷。忽然不見。但見棺木累累。停在樹下。心中酸痛。大哭起來。醒來。乃是一夢。緊記夢中之言。一等天明。即將夜間的夢述與二人知道。告別欲行。二人止住道。項許二人。一是難得。天氣寒冽。冰凍未消。如何走得長路。倘再有土穴之事。性命就難保了。既有此夢。日後自有應驗。且莫性急。殘冬不多幾日了。明春我們要往西陽。不如同到彼處尋覓。或者有遇。亦未可知。士元因二人堅留。只得住下。度日如年。過了殘冬。春氣漸溫。二人果然收拾行囊。往西陽進發。士元同往。一到西陽。借寓住下。二人各辦各人的事。士元日日尋覓父骨。探訪數日。亦無消息。一日。項許二人有事。要到郊外。約士元同行。走到一處路道曲折。好像曾經走過的一般。見一片平地。白楊數株。樹下停棺疊疊。與夢所見無二。士元立住。下淚不止。對着二客道。此間風景。恍如夢中所厝。父骨在此。也未可知。過文道。既然如此。我們且到近處人家問一聲。看秀章指道。你看那邊。不有一老人走來了麼。想是近處居人去問他一聲。看是如何。老人走近。見他三人。立着觀望。先問道。三位是那裏來。這一位客官。為何在此。下淚。過文道。這位敝友。是個尋父孝子。正有一事。欲求指示。老人道。指示什麼。過文向士元道。你尋父榜文。帶在身邊麼。士元即忙取出。送與老人觀看。蓋此榜文。負背上。因今日與兩人同行。所以暫時收起。老人看了道。果是孝子。士元又將所做的夢。父親夢中囑咐的十二個字。一一念與老者聽。指道。此處幾株白楊。幾口棺木。皆我夢中見過。故疑父親遺骨在此。老丈倘有見聞。幸求指教。說罷。又痛哭起來。老人道。你且不要哭。好與你說。老漢姓胡。住在此地已久。外路客死者。往往停棺於此。如你夢中所言。或有應驗。但此地已是獵人界上。必須稟過府官。標有檄文。獵人方不攔阻。據老漢愚見。你們先去稟知官府。檄查各棺。有主無主。就可分別。識認了。秀章遇文。俱點頭道。老丈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別明。日稟過官府。再來問明。走者住址。別了。回城。士元忙即寫明情節。稟求縣主。檄查。縣主知其不遠萬里。尋父骸骨。深嘉其孝。便即發檄細查。縣王不置之高閣。尚有良心。當日縣主。飭差同秀章遇文。尋着胡老人。齊到停棺處。召集有主者。俱來識認。一一認過。皆有本主。單單存下一口。